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

终极实验

〔加拿大〕罗伯特·索耶 著
房俊民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 Terminal Experiment

终极实验

[加拿大] 罗伯特·索耶 著
房俊民 译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 Terminal Experiment by Robert J. Sawyer

Copyright: © 1995 by Robert J. Sawy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by 2016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终极实验 / [加拿大] 罗伯特·索耶 著; 房俊民 译.

--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6.8

ISBN978-7-5364-8418-4

I. ①终… II. ①罗… ②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99681 号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终极实验

出品人 钱丹凝

丛书主编 姚海军

著者 [加拿大] 罗伯特·索耶

译者 房俊民

责任编辑 宋齐 姚海军

特邀编辑 李克勤

封面设计 李鑫

版面设计 李鑫

责任出版 欧晓春
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: 610031

成品尺寸 140mm × 203mm

印张 10.5

字数 250 千

插页 2

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 2017 年 3 月成都第一版

印次 2017 年 3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
定价 29.00 元

ISBN 978-7-5364-8418-4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厂址: 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 356 号 邮编: 611730

楔子

2011年12月

“警探菲洛在哪间病房？”彼得·霍布森问道。他是一位四十二岁的高瘦男人，一头灰黑相间的头发。

一个又矮又胖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，拿着一本书正看得津津有味。她抬起头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警探桑德拉·菲洛，她在哪间病房？”

“412。”护士回答，“医生吩咐过，只有她的直系亲属才能探视。”

彼得·霍布森沿着走廊朝里走去，护士从桌子后绕出来，追着他：“你不能进去。”语气很强硬。

彼得·霍布森微微侧身看了她一眼，“我一定得见她。”

护士钻到他前面，“她现在的病情很危险。”

“我是彼得·霍布森，我是个医生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，彼得·霍布森先生，我还知道你并不是执业医生。”

“那好，我是北约克角总医院的在职董事。”

“上一边发号施令去吧，别在我的病房里捣乱。”

彼得·霍布森嚷了起来：“我要见菲洛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”

“重症监护病房里每件事都生死攸关，彼得·霍布森先生，菲洛正在睡觉，你不能打扰她。”

彼得·霍布森径直朝前走去。

“我要叫警卫了。”护士说，尽量压低声音，以免惊动病人。

彼得·霍布森头也不回，“随你的便！”他咬了咬嘴唇，迈开长腿，顺着走廊朝前走。护士撇着八字脚向桌子走去，拿起了电话。

彼得·霍布森找到412病房，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。桑德拉身上连着心电图装置，虽然不是霍布森公司的产品，上面显示的内容他还是看得懂。她床边的支架上挂着一个输液瓶。

桑德拉睁开眼，似乎费了很大劲才看清楚是谁。“是你！”她终于说，语音微弱，像心脏跳动发出的声音。

彼得·霍布森关上门，“我只有一点点时间，他们已经去叫保安来赶我走了。”

桑德拉每一个字都说得很艰难。“你想……杀……我。”她说。

“不，”彼得·霍布森说，“我向你发誓，不是我干的。”

桑德拉拼尽全力叫喊：“护士！”门关着，她的声音太小，外面几乎听不见。

彼得·霍布森看着这个女人。几周前他才第一次遇到她，那时她身体健康，才三十六岁，一头火焰般的红发。如今，她的头发已经成团脱落，面色晦暗，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了。“我不想对你无礼，桑德拉。”彼得·霍布森说，“但是请你闭上嘴，安安静静听我说。”

“护士！”

“听着，该死！我跟凶杀根本不沾边，可我知道是谁干的。我可以让你有机会抓住他。”

正在这时，门撞开了，那个又矮又胖的护士走了进来，身边一左一右各有一名五大三粗的警卫。

“把他轰出去。”护士说。

两名警卫走上前来。

“该死，桑德拉。”彼得·霍布森说，“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给我五分钟时间。”一名警卫抓住他的上臂，“就五分钟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我只要求五分钟时间！”

“走！”警卫说。

彼得·霍布森的语气变成了乞求，“桑德拉，跟他们说让我留下！”下面的话他不想说，但他找不出更有效的办法，“如果你不让我留下，你就完了，永远也抓不到罪犯。”

“走吧，伙计！”另一名警卫粗鲁地喝道。

“不——等一等！桑德拉，求求你！”

“走……”

“桑德拉！”

终于，一个奄奄一息的声音说：“让……他……留下。”

“我们不能这样做，女士。”一名警卫说。

桑德拉又积蓄了一会儿气力，“这是警察公务……让他留下。”

彼得挣脱警卫的手。“谢谢你。”他对桑德拉说，“谢谢。”

护士仍然怒视着他。“我不会待太久。”彼得·霍布森对护士说，“我保证。”

桑德拉好不容易才把头微微侧向护士这一边，“没……没事了。”声音微弱无力。

护士有点动摇，她犹豫了几秒钟，终于点头同意了。“好吧。”她说。也许“这是警察公务”以及“永远也抓不到罪犯”的说法使她相信这件事由不得她了。

“谢谢你。”彼得松了一口气，对护士说，“非常感谢。”

护士板着脸，转身出去了，一名警卫随即跟着走了。另一位也退着往外走，不过仍然一脸怒容，一直用手指警告似的指着彼得。

终于只剩下他们两个，桑德拉说：“告诉……我。”

彼得找了张椅子，坐到她床边。

“首先，对发生的事，请允许我说，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。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伤害你或者其他任何人，这——这件事完全失控了。”

桑德拉一声不吭。

“你有家人吗？有孩子吗？”

“有一个女儿。”桑德拉对这个问题有点吃惊，“她现在跟着我的前夫。”

“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会在经济上资助她。她需要的一切——衣服、汽车、上大学、欧洲旅行，等等——我全包了。我会设一个信托基金。”

桑德拉瞪大了眼睛。

“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向你发誓，我多次想阻止它，我已经尽力了。”

彼得顿了一下，回想整件事情是怎么开了那个该死的头——在另一个医院的病房里，他在安慰另一位濒临死亡的勇敢的女人。同样的事反复发生，真是周而复始啊。

“萨卡尔·穆罕默德说得对，之前我就应该来找你。我需要

你的帮助，桑德拉。这事必须结束。”彼得激动地说。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他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。“你知道吗，”他最后说，“存在这种可能，就是扫描一个人大脑中的全部神经网络，然后在计算机里产生一个十分精确的意识复制品？”

桑德拉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哦，当然，这还是一种新技术。萨卡尔·穆罕默德是这一技术的创始人之一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的大脑已经被扫描并且完全复制了，你会怎么说？”

桑德拉吃了一惊，“两个大脑……胜过一个……”

彼得苦笑一下，承认这种说法，“也许是吧。其实，总共存在三个我的模拟体。”

“其中一个……成了……杀人凶手？”

桑德拉反应真快，彼得·霍布森不由得大吃一惊，“是的。”

“跟人工智能……有关？”

“我们试图阻止它们，”他说，“但没有用，可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哪个模拟人是罪犯。”他停了停，“我会把你所需要的全都给你，桑德拉。我大脑里的一切都给你。你会彻底了解我——比真实世界里的任何人都了解我。你会知道我的思维方式，这能帮助你消灭那个杀人凶手模拟者。”

桑德拉轻轻耸了耸肩，“我什么都干不了。”她说，声音既虚弱又悲伤，“我快死了。”

彼得闭上眼睛，“我知道。我非常非常抱歉。但有一个办法，桑德拉——你来结束这一切的办法。”

第一章

1995年1月

桑德拉·菲洛进入彼得·霍布森的记忆,开始探寻他的经历。她知道了,这场恐怖最初源于1995年。那时,彼得·霍布森还没有成为科学与迷信争论的焦点——这场争论令世界为之震惊。不,还没有,那时,他还只有二十六岁,是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,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,将遇上震撼他一生的事件

.....

彼得·霍布森宿舍里的电话铃响了,“我们搞到一个‘吃饭家伙’,”电话里传来凯弗尔斯的声音,“你来不来?”

一个吃饭家伙,也就是一具尸体。彼得·霍布森尽量适应凯弗尔斯的冷漠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眠,“哎——当然。”他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更有信心一点,“当然。”他说,“一定来。”

“马米科尼安亲自主刀。”凯弗尔斯说,“你可以操作心电图。做完之后,实习课时就差不多了。”

马米科尼安,在斯坦福大学受过器官移植训练的外科医生,六十来岁,操作手术刀的手法相当稳健。器官收割!上帝呀,是

的,他很想参加。“什么时候?”

“两小时左右。”凯弗尔斯说,“那孩子正靠全面生命维持设备撑着哩,保鲜嘛。马米科尼安还在米西索加^①,过一阵子才能赶回来,做好准备。”

孩子。他是这么说的。一个孩子的生命结束了。

“他出了什么事?”彼得问。

“摩托车事故——被一辆别克撞飞了。”

十几岁的男孩。彼得摇了摇头,“算我一个。”

“3号手术室。”凯弗尔斯说,“一小时后开始准备。”他挂断电话。彼得赶紧起床穿好衣服。

彼得知道自己本来不必去,但他又有点情不自禁。去手术室的途中他在急诊室待了一会儿,翻了翻放在旋转架上的铝制病历夹。急诊室里,医生正在给一个撞上橱窗玻璃的病人缝合伤口,另外还有个上臂被砍伤的人。翻着急诊病历,彼得·霍布森感到胃部一阵痉挛,在这儿——

恩佐·班德罗,十七岁。

摩托车事故,正如凯弗尔斯所说。

一个护士经过彼得·霍布森身边,从他肩后望了一眼。名牌上标明她叫萨利·科汉。她皱着眉头说:“可怜的孩子。我弟弟和他年纪一样大。”她顿了顿,“他父母正在医院的教堂里。”

彼得·霍布森点点头。

恩佐·班德罗,他想。十七岁。

为了尽力抢救这个男孩,医疗组已经给他用了多巴胺,适当进行了脱水治疗,希望减轻脑水肿。通常情况下,遇到严重的头

^①加拿大东南部城市。

部创伤都会这样处理。大剂量多巴胺对心肌有损害,但这时也顾不得了。根据急诊记录表描述,凌晨两点十四分,开始脱水治疗,然后又给他输了液。最后的记录表明他的血压仍然太高——这是多巴胺的作用——很快它就会降下来。彼得翻着病历,一份血清检验报告单表明:恩佐·班德罗无肝炎、无艾滋病,血液的化验结果很好。

最佳捐赠者,彼得心想。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?他的器官可以挽救六七个人的生命。马米科尼安首先会摘除他的心脏,手术需要三十分钟;然后是肝,大约两个小时;紧接着,肾脏移植组会切除他的肾,又需要一个小时;那之后是眼角膜,再后来是骨头乃至其他组织。

可供下葬的已经不多。

“心脏将运往萨德伯里。”萨利·科汉说,“他们说交叉配血完全吻合。”

彼得·霍布森将病历夹放回旋转架,朝一扇双开门走去,那里通往医院其他地方。去3号手术室有两条路,走哪条没什么区别。他选择了经过医院教堂的那条路。

他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。他的老家在萨斯喀彻温省,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加拿大新教徒家庭。彼得上一次去教堂是参加婚礼,而这一次是去参加葬礼。

他从走廊上可以看见班德罗夫妇,他们正坐在教堂中间的长凳上。母亲轻轻抽泣着,那位父亲一只手搂着她的肩。他是个皮肤黝黑的男人,穿着一件格子呢花衬衫,上面溅满水泥的污点。也许是个泥水匠。在多伦多,他那一辈的意大利裔许多都在从事建筑行业。他们是二战后来到这里的,不会说英语,为了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,他们干着最艰苦的体力工作。

但是现在,这个人的孩子死了。

教堂并没有明确的教派特征,但这位父亲望着上方,似乎能看到墙壁上的十字架,看到耶稣挂在那儿。他在胸前画着十字。

彼得·霍布森知道,萨德伯里某个地方正在欢庆,因为一颗心脏将会送到一个生命得以挽救,那里充满欢乐。

但这里没有。

他沿着走廊继续走下去。

彼得·霍布森来到手术清洗室。透过一个大窗子可以看到里面的手术室。各外科小组已经就位,恩佐·班德罗的尸体已经准备好:躯干被剃干净了,上面擦过两层锈色碘酒,透明塑料膜覆盖在手术部位。

彼得想看看这位器官捐赠者的脸,其他人经过训练后已经有意不去关心这些事了。他能看见的不多,恩佐·班德罗的头被一张薄被单罩住了,只有口腔中的呼吸管露在外面。移植小组的人员故意不看捐赠者的身份,这样做起来会轻松一点,这是他们说的。彼得·霍布森也许是唯一知道他名字的人。

手术室外面的两个清洗池,彼得开始做例行的八分钟清洗。水槽上方有个计时器,记录清洗时间。

五分钟后,马米科尼安医生赶到了。他在第二个清洗池里洗手。他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、瘦长的下巴,不像个外科医生,更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超级英雄。

“你是?”马米科尼安一边清洗,一边问道。

“彼得·霍布森,先生。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。”

马米科尼安笑了笑,“很高兴遇见你,彼得·霍布森。”他接着清洗,“抱歉不能跟你握手。”他轻轻笑了一声,“你今天的工作是

做什么？”

“呃，根据我们的课程安排，要求参加四十个小时的医疗技术实践，凯弗尔斯教授安排我今天操作心电图。他是我的论文导师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当然，需要您批准，先生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马米科尼安说，“仔细看，认真学。”

“我会的，先生。”

彼得洗手的清洗池上方的计时器嘀嗒作响，他不太习惯。手有点刺痛。他把滴水的手举到胸前，一个清洗护士拿着一一条毛巾过来了。彼得接过毛巾，擦干手，护士又举着一套消过毒的绿色长袍，他套上了它。“几号手套？”她问。

“七号。”

她撕开一个包装袋，拿出一副乳胶手套，利索地给他戴上。

彼得走进手术室。上方有十几个人正透过观察室的窗玻璃观看。

手术室中间的手术台上放着恩佐·班德罗的躯体，身体上连着好几根管子：三根输液管，一根监测血压的动脉导管，一根置入心脏的监测液体水平的中心静脉细导管。一位年轻的亚洲女人坐在凳子上，观察监视器的数值：一个是二氧化碳监测仪，另一个是容积输液泵。她还负责监视安放在恩佐·班德罗头部上方的心电图示波器的情况，直到彼得接替她的工作。彼得走过去，调整了一下方位，正好对着监视器的显示屏。脉率正常，没有心肌受损的迹象。

他觉得有点不寒而栗，这个男孩已经法定死亡，却还有脉搏。

“我是华。”那个亚洲女人说，“第一次？”

彼得点点头，“以前有过小手术的经历，今天这阵势没见过。”

华戴着口罩,但是彼得·霍布森看到她眼角堆起了笑纹。“你会习惯的。”她说。

屋子另一边,恩佐·班德罗的胸部X片被嵌在一个照明板上,上面显示双肺无皱缩,胸部清晰,X片中央部位的心影正常。

马米科尼安走了进来,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他,他是这个小组的指导人。“大家早上好。”他说,“咱们开始工作好吗?”他走到手术台前,站在恩佐·班德罗的尸体旁边。

“血压有少许下降。”华说。

“请输晶体液。”马米科尼安说着,看了一眼显示屏上的读数,“再加点多巴胺进去。”

马米科尼安站在恩佐·班德罗的右侧,接近他的胸部位置,对面是那位清洗护士。这位护士旁边是一位拿着腹壁牵引器的外科助手。五个一升大小的容器整齐地排放在桌上,里面装着冰冷的乳酸林格氏液,手术需要时可以迅速倒进胸腔内。还有一名护士拿着六个红色血袋做好准备。彼得尽量站到手术台的头部位置附近,以免妨碍操作。

彼得·霍布森旁边是灌注师赛克,他戴着头巾,外面罩着一顶大大的绿色手术帽,正在查看一系列读数:远端温度、动脉开口、心脏泵活塞等。在他旁边,另一名技术员仔细观察着呼吸机黑色伸缩管的升降,确保恩佐·班德罗的呼吸维持在适当水平。

“我们开始吧。”马米科尼安说。

一名护士走上前来,把某种药物注入恩佐·班德罗体内。她朝一个用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麦克风说:“上午十点零二分时,给注‘麦罗克’。”

马米科尼安医生要了一把外科手术刀,从恩佐·班德罗的喉结下开始切割,一直到胸口中部。手术刀轻而易举地划破皮肤,

深入肌肉层和脂肪层，刀尖直抵胸骨。

心电图轻轻抖动了一下，彼得瞟了一眼华那边的监视屏：血压也在上升。

“先生，”彼得说，“心率在上升。”

马米科尼安斜眼瞄了一下彼得·霍布森的示波器，“正常。”因为被打断，他的语气有点不耐烦。

马米科尼安把手里的手术刀还给护士，刀已经被血染红了，滑腻腻的。护士递给他一把胸骨锯。马米科尼安打开胸骨锯的开关，锯子嗡嗡作响，掩盖了示波器发出的哔哔声。锯子飞旋的刀片切开胸骨，胸腔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气味，两位技术员拿着胸腔扩张器，走上前来，把它安放在恩佐·班德罗的胸腔内，张开胸骨，直到可以看见心脏，它正以每秒一次的速度搏动。

马米科尼安抬头看了看：墙上有一个数字式缺血计数器，当他动手切除器官时计数器便开始跳动，计算有多长时间没有血液流回心脏。马米科尼安身旁有一只装满盐水的塑料碗，心脏切下后放到那里面清洗积血，然后转移到装满冰块的回转容器里送往萨德伯里。

马米科尼安又要了一把手术刀，他弯下腰，开始切割心包。正当他的刀刃划进环包心脏的包膜时——

恩佐·班德罗，这位已经法定死亡的器官捐赠者的胸部出现了明显起伏。

他的呼吸机插管里发出一声重重的喘息。

片刻之后，又是一声喘息。

“上帝——”彼得小声惊叫道。

马米科尼安有点烦了。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重重指着一名护士说，“增加‘麦罗克’用量！”

护士走上前来加了第二次药。

马米科尼安用嘲弄的语气说：“我们来看看究竟能否完成这件该死的事情，难道捐赠人还会溜掉不成，是吗，各位？”

彼得有点眩晕。马米科尼安取出了跳动的心脏。这就意味着不再需要心电图操作员了。彼得走上观察层，继续观看后面的器官收割。所有工作都结束了，恩佐·班德罗空空的皮囊经过缝合被送往停尸房之后，彼得从观察室走下来，回到手术间，看到华正在脱手套。

“那情况是怎么回事？”彼得问。

华重重呼出一口粗气，有点精疲力竭。“你指的是捐赠者的抽气声？”她耸了耸肩，“偶尔会发生那种事。”

“但是恩佐·班德罗——但是捐赠者已经死了。”

“当然。可我们仍然给他提供了全部生命维持，有时会有反应。”

“还有——跟‘麦罗克’有什么关系？‘麦罗克’是什么？”

华解开她的手术外套，“肌肉松弛剂。必须注射，不然的话，切开心包时，有时捐赠者的膝盖会向胸部顶起。”

彼得吃了一惊，“真的？”

“哦——嗯。”华把手术外套扔进一个大篮子，“只是肌肉反应。现在一般都要对尸体作麻醉处理。”

“麻醉已经死亡的器官捐赠者？”彼得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

“是的。”她说，“当然，黛安今天显然干得不太漂亮。”华停了一下，“每次捐赠人做那种动作时，我都有点心惊肉跳。不过，嗨，不过是一次移植手术罢了。”

彼得·霍布森口袋里装着一份他女朋友卡西·丘吉尔的日程表。他本人是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，他女朋友还在攻读化学学士学位，已经是最后一年了。二十分钟后，她将上完今天最后一堂课——聚合物。他匆匆忙忙赶回校园，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等她。

下课了，卡西·丘吉尔走了出来，一路和她的朋友吉斯米叽叽呱呱聊个不停。吉斯米先看到了彼得。“好了，”她拽了拽卡西·丘吉尔的袖子，笑嘻嘻地说，“看看那是谁，你的如意郎君。”

彼得朝吉斯米笑了笑，眼睛却盯着卡西。卡西·丘吉尔长着一张鹅蛋脸，一头长长的黑发垂在肩后，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。与往常一样，她一见彼得就喜笑颜开。虽然早上有点不愉快，但彼得也笑了。总是这样，他们俩每次见面都有一种触电的感觉。他们的朋友对此津津乐道。

“让你们这对鸳鸯单独待着吧。”吉斯米笑着说。彼得与卡西和她道别。然后，两人拥吻了一番。通过这种片刻的交流，彼得觉得自己又获得了新生。他们已经恋爱三年多了，但拥抱的感觉仍然美妙无比。

两人分开后，彼得问：“今天剩下的时间你有什么安排？”

“我想顺便去艺术系一趟，看能不能轮到一点烧瓷的时间，不过这事儿可以先等等。”卡西说，声音里透着顽皮。学校为节省开支，走廊上方原来的日光灯每隔一盏就取掉了一根灯管，但在彼得看来，卡西的笑容把整个走廊都照亮了。“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卡西问。

“我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图书馆。”

卡西又露出醉人的微笑。“咱俩都不是安静型。”卡西说，“哪怕躲到没人的角落——比如说加拿大文学区——去干那事，声